

蔣光赤著

少年飄泊者

維嘉先生：

我現在要寫一封長信給你，——你接着牠時，一定要驚異，要奇怪，甚至於莫明其妙。本來平常我們接到人家信時，一定先看看是從什麼地方寄來的，是誰寄來的。倘若這個給我們寫信的人爲我們所不知，並且他的信是老長老長的，我們一定要驚異，要奇怪。因此，我能想定你接着我這一封長信的時候，你一定要發生莫明其妙而有趣的情態。

你當然不知道我是何如人。說起來，我不過是一個飄泊的少年，值不得一般所謂文學家的注意。我向你抱十二分的歉，——我不應寫這一封長信，來花費你許多貴重的時間。不過我還要請你原諒我，請你知道我對於你的

態度。我雖然不長於文學，但我對於文學非常有興趣；近代中國文學家雖多，然我對於你比較更敬仰一點——我敬仰你有熱烈的情感，反抗的精神，新穎的思想，不落於俗套。維嘉先生！你切勿以此爲我恭維你的話，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意思，其實還有多少人小覷你，笑罵你呢！我久已想寫信給你，但是我恐怕你與其他時髦文學家同一態度，因之總未敢提筆。現在我住在旅館裏，覺着無聊已極，忽然想將以前的經過——飄泊的歷史——提筆回述一下。但是向誰回述呢？我也不是一个大文學家，不願做一篇自傳，好藉之以炫異於當世；我就是將自傳做了，又有誰個來讀牠呢？就是倘若發生萬幸，這篇自傳能夠入於一二人之目，但是也必定不致於有好結果——人們一定要罵我好不害臊，這樣人也配做自傳麼？維嘉先生！我絕對沒有做自傳的勇氣。

現在請你原諒我。我假設你是一個不鄙棄我的人，並且你也不討厭我。

要回述自己飄泊的歷史給你聽聽。我假設你是一個與我表同情的人，所以我才敢提起筆來向你絮絮叨叨地說，向你表白表白我的身世。維嘉先生！請你不要誤會！我並不希望藉你的大筆以潤色我的小史——我的確不敢抱着這種希望。

我也並不是與你完全不認識。五六年前我原見過你幾次面，並且與你說過幾句話，寫過一次信。你記不記得你在W埠當學生會長的時代？你記不記得你們把商務會長打了，把日貨招牌砍了，一切販東洋貨的奸商要報你們的仇？你記不記得一天夜裏有一個人神色匆促向你報信，說奸商們打定主意要報學生仇，已經用錢僱了許多流氓，好暗地把你們學生，特別是你，殺死幾個？這些事情我一點兒都未忘却，都緊緊地記在我的腦裏。維嘉先生！那一天夜裏向你報信的人就是我，就是現在提筆寫這一封長信給你的人。

當時我只慌裏慌張地向你報告消息，並沒有說出自己的姓名；你聽了我的報告，也就急忙同別人商量去了，並沒有問及我的姓名，且沒有送我出門。我當時並不怪你，我很知道你太過於熱心，而把小禮節忘却了。

這是六年前的事，你大約忘記了罷？維嘉先生！你大約更不知道我生活史中那一次所發生的事變。原來我那一夜回去太晚了，我的東家疑惑我將他們所定的計劃洩漏給你們，報告給你們了，到第二天就把我革去職務，不要我替他再當掌櫃的了。這一件事情，你當然是不知道。

我因為在報紙上時常看見你的作品，所以很知道你的名字。W埠雖是一個大商埠，但是五六年，前風氣是閉塞極了，所謂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沒有。自從你同幾位朋友提倡一下，W埠的新潮也就漸漸湧起來了。我不願意說假話，維嘉先生，我當時實受你的影響不少！你記不記得有一年暑假時，

你接到了一封署名汪中的信。那一封信的內容，一直到如今，我還記得，並且還可以背誦得出。現在我又提筆寫長信給你，我不問你對於我的態度如何，討厭不討厭我，但我總假設你是一個可以與我談話的人，可以明白我的人。

那一年我寫信給你的時候，正是我想投江自殺的時候；現在我寫信給你的時候，却與以前不同了。不過寫這前後兩封信的動機是一樣的——我以為你能明白我，你能與我表同情。維嘉先生！我想你是一個很明白的人，你一定知道：一個人當萬感叢集的時候，總想找一個人訴一訴衷曲，訴了之後纔覺舒服些。我並不敢有奢望求你安慰我；倘若你能始終聽我對於自己歷史的回述，那就是我最引以為滿意的事了。

現在我請你把我的這一封長信讀到底！

在安徽省T縣P鄉有一亂墳山，山上墳墓纍纍，也不知埋着的是那些無告的孤老窮婆，貧兒苦女，——無依的野魂。說起來，這座亂墳山倒是一塊自由平等的園土，毫無階級貴賤的痕跡。這些纍纍的墳墓，無論如何，你總說不清那一個尊貴些，臥着的是貴族的先人；那一個貧賤些，臥着的是乞丐的祖宗。這裏一無莊嚴的碑石，二無分別的記號，大家都自由地排列着，也不論什麼高下的秩序。或者這些墳墓中的野魂，生前受盡殘酷的蹂躪，不平等的待遇，嘗足人世間所有的苦痛；但是現在呵，他們是再平等自由沒有的了。這裏無豪貴的位置，豪貴的鬼魂絕對不到這裏來，他們儘有自己的國土；這裏的居鄰盡是些同等的分子，所謂陵弱欺賤的現象，大約是一定不會有的。

亂墳山的東南角，於民國四年九月十五日，在叢集土堆的夾道中，又添葬了一座新墳。寥寥幾個送葬的人將墳堆積好了，大家都回去了，只剩下一個帶孝的約十五六歲的小學生，他的眼哭得如櫻桃一般的紅腫。等到一切人都走了，他更撫着新墳痛哭，或者他的淚潮已將新墳湧得透濕了。

夕陽漸漸要入土了，牠的光線照着新掩埋的墳土，更顯現出一種淒涼的紅黃色。幾處牧童唱着若斷若續的歸家牧歌，似覺是幫助這個可憐的小學生痛哭。晚天的秋風漸漸地涼起來了，更吹得他的心要炸裂了。暮帳愈伸愈黑，把累累墳墓中的陰氣都密布起來。忽而一輪明月從東方升起，將墳墓的顏色改變一下，但是誰個能形容出這時墳墓的顏色是如何悲慘呢？

他這時實在也沒有力量再哭下去了。他好好地坐在新墳的旁邊，抬頭向四面一望，對着初昇的明月出了一會神。接着又向月光下的新墳默默地

望着。他這時的情緒却不十分悲慘了，他的態度似覺變成很從容達觀的樣子。他很從容地對着新墳中的人說：

『我可憐的爸爸！我可憐的媽媽！你倆今死了，你倆永遠拋下這一個弱苦的兒子，無依無告的我。』

『你倆總算是幸福的了：能夠在一塊兒死，並且死後埋在一塊，免去了終古的寂寞。黑暗的人間硬逼迫你倆含冤而死，惡劣的社會永未給過你倆以少微的幸福。你倆的冤屈什麼時候可以伸雪？你倆所未得到的幸福又什麼時候可以償還呢？』

『但是，我的爸爸！我的媽媽！你倆現在可以終古平安地臥着，人世間的惡魔再不能來擾害你倆了。這裏有同等的鄰居，——他們生前或同你倆一樣地受苦，他們現在當然可以做你倆和睦的伴侶。這裏有野外的雨露，

——你倆生前雖然被了許多恥辱，但是這些雨露或可以把你倆的恥辱洗去。這裏有野外的明月，——你倆生前雖然一世過着黑暗的生活，但是現在你倆可以細細領略明月的光輝。

「爸爸！媽媽！平安地臥着罷！你倆從今再不會嘗受人世間的虐待了！」

「但是，你倆倒好了，你倆所拋下一個年幼的兒子——我將怎麼辦呢？我將到何處去？我將到何處去？……」

說到此時，他又悲傷起來，淚又不禁潑潑地流下。他想，他的父母既然被人們虐待死了，他是一個年幼的小孩子，當然更不知要受人們如何的虐待呢！他於是不禁從悲傷中又添加了一層不可言狀的恐懼。

「倒不如也死去好……」他又這般地想着。

維嘉先生！這一個十六歲的小學生，就是十年前的我。這一座新墳裏所臥着的，就是我那可憐的，被黑暗社會所逼死的父母。說起來，我到現在還傷心——我永遠忘却不了我父母致死的原因！現在離我那可憐的父母之死已經有十年了，在這十年之中，我總未忘却我父母是爲着什麼死的。

江河有盡頭，此恨綿綿無盡期！我要爲我父母報仇，我要爲我父母伸冤，我要破壞這逼死我父母慘死的萬惡社會。但是，維嘉先生，我父母死去已十年了，而萬惡的社會依然，而我仍是一個抱恨的飄泊的少年！

三

民國四年，我鄉不幸天旱，一直到五月底，秧禾還沒有栽齊。是年秋收甚劣，不過三四成。當佃戶的倘若把課租繳齊與主人，（我鄉稱地主爲主人）

就要一點兒也不剩，一定要餓死。有些佃戶沒有方法想，只得請主人吃酒，哀告將課租減少。倘若主人是有點良心的，則或將課租略略減少一點，發一發無上的大慈悲；不過多半主人是不願意將課租減少的，——他們不問佃戶有能力繳課租與否，總是硬逼迫佃戶將課租繳齊，否則便要驅逐，便要訴之於法律，以抗繳課租罪論。有一些胆小的佃戶們，因為怕犯法，只得想方設法，或借貸，或變賣耕具，極力把課租繳齊；倘若主人逼得太緊了，他們又無法子可想，最後的一條路不是自殺，就是賣老婆。有一些胆大的佃戶們，沒有方法想，只得隨着硬抵，結果不是被驅逐，就是挨打，坐監獄。因之，那一年我縣的監獄倒是很興旺的。

我家也是一個佃戶。那一年上帝對於窮人大加照顧，一般佃戶們都沒脫了他的恩惠。我家既然也是一個佃戶，當然也脫不了上帝的恩惠，嘗一嘗

一般佃戶們所受的痛苦。我家人口共三人，我的父母和我。我在本鄉小學校讀書，他們倆在家操作；因為天旱，我的書也讀不成了，就在家裏閒住着。當時我的父母看着收成不好，一家人將要餓死，又加着我們的主人勢大，毫不講一點兒理由，於是天天總是相對着嘆氣，或相抱着哭泣。這時真是我的小生命中一大波浪。

繳課租的日子到了。我家倘若把收得的一點糧食都繳與主人罷，則我們全家三口人一定要餓死；倘若不繳與主人罷，則主人豈能干休？我的父母足足哭了一夜，我也在旁邊伴着他倆老人家哭。第二日早飯過後，主人即派人來到我家索課租。那兩個奴才仗着主人的勢力，惡狠狠地高聲對我父親說：

『汪老二！

我們的主人說了，今天下午你應把課租担送過去，一粒也不

許缺少，否則打斷你的狗腿！」

我的父母很悲慘地相互默然地望着。那兩個奴才把話說完就出門去了。我俯在桌子上，也一聲兒不響。到後來還是我母親先開口問我父親：

「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說怎麼辦呢？只有一條死路！」

我聽見我父親說出一條死路幾個字，不禁放聲哭了。他倆見我放聲哭了，也就大放聲哭起來。後來，我想老哭不能完事，一定要想出一個辦法。於是我擦一擦眼淚，抬頭向父親說：

「爸爸！我想我們絕對不致於走到死路的。我想你可以到主人家裏

去哀告哀告，或者主人可以發點慈悲，不致於拚命地逼迫我們。人們大約都有點良心，當真我們的主人是禽獸不成？爸爸！你去試一試，反正我們也沒

有別的方法可想……』

我們的主人是惡不過的。人家都稱他爲劉老太爺；因爲他的大兒子在省署裏做官，——做什麼官我也不清楚——有聲有勢；二兒子做營長，幾次回家來威武極了。這位劉老太爺有這們兩位好兒子，當然是可以稱雄於鄉里的了，因之做惡爲祟，任所欲爲，誰也不敢說一句閒話。他平素對待自己的佃戶，可以說酷虐已極，無以復加！當時我勸我父親去向他哀告，不過是不得已的辦法；我父親也知道這種辦法，是不會得着效果的。不過到沒有辦法的時候，也只得要走這一條路。於是我父親從了我的話，向我母親說：

『事到如此地步，我只得去試一試，倘若老天爺不絕我們的生路，他或者也發現點天良，慈悲我們一下，也未可知。我現在就去了，你們且在家等着，莫要着急！』

我父親跟隨地出門去了。

劉老太爺的家——劉家老樓——離我家不遠。父親去後，我與母親在家担心弔胆地等着。我只見我母親的臉一會兒發紅，一會兒發白，一會兒又落淚。照着她臉上的變態，我就知道她心裏是如何地恐慌，如何地憂懼，如何地悲戚，如何地苦痛。

但是我當時總找不出安慰她老人家的話來。

四

維嘉先生！人世間的慘酷和惡狠，倘若我們未親自經驗過，有許多是不會能令我們相信的。我父母之死，就死在這種慘酷和惡狠裏。我想，倘若某一個人與我沒什麼大仇恨，我決不致於硬逼迫他走入死地，我決不忍將他全

家陷於絕境。但是，天下事決不能如我的想望，世間人儘有比野獸還毒的可憐我的父母，我的不幸的父母，他倆竟死於毫無人心的劉老太爺的手裏！

當我勸父親到劉老太爺家裏哀告時，雖未抱着大希望，但也決料不到我父親將受劉老太爺的毒打。就是我父親自己臨行時，大約也未想及自己就要死於這一次的哀告。我與我母親老在家等我父親回來，等他回來報告好的消息。我當時雖然未禱告，但是，我想，我的母親一定是在心中暗地禱告，求菩薩保佑我們的性命，父親的安穩。但是菩薩的雙耳聽錯了：我母親祈禱的是幸福，而他給與的却是災禍。從這一次起，我纔知道所謂上帝，所謂菩薩，是與窮人們極反對的。

我們等父親回來，但等至日快正中了，還未見父親回來。母親不耐煩跑到門外望——睜着眼不住地向劉家老樓那一方望。我還在屋裏坐在椅